

大地初秋

◆人间拾穗 ◆杨 力

老家的地里，
稻禾还要些时日收割，清晨的露水挂在稻穗上，闪烁着五彩的光芒。走进院坝，小时候种下的桂花树还没开花，但空气里已有甜丝丝的暗示，仿佛花苞们正秘密排练一场盛大的演奏。
祖母一直等着我。她穿着蓝布衫站在檐下，白发被晨风吹起几缕。看见我，她一脸喜悦，屈指天说：“你回来得好。天气不错，吃过早饭，帮我晒一晒过冬的被子。”这话一出，像钥匙咔嚓一声，打开了秋天。
早饭是稀粥配腌萝卜，还带着夏天的脆，却已有了秋天的咸。“再过小半月，”她用筷子点点我，“就能吃新米了。”窗外稻田青黄相接，

大地初秋

◆人间拾穗 ◆杨 力

蜻蜓停在稻穗上，时刻保持和田野的亲密。
晒过被子去溪边，有农妇正浣衣。水已有些凉，让人想起“半江瑟瑟半江红”。棒槌起落间，水花溅到我的脸上，让人猛一个激灵。而溪边的板栗树也仿佛受到鼓舞，忽然啪的一声，从树上落下果实，刺球咧开嘴，露出褐亮的身子。
午后，外婆翻晒被子。阳光穿过皂角树叶，在蓝印花被面上投下晃动的光斑。我把脸埋进被子里，一下就嗅到了阳光干燥而温暖的味道，仿佛藏着一个又一个秋天酿成的醇厚。屋檐下还挂着几串红辣椒，风过时轻轻碰撞，发出干爽的声音。
祖母曾说，秋天什么都能晒，连心事也能。有一年秋天，我从城里狼狈而归，工作丢了，女友也走了，整个人像被雨淋透的柴火，又湿又沉。白天我坐在门槛上一言不发，晚上对着天空发呆。祖母什么都没说，只是第二天一早，把我的枕头抱出来搭在晾衣竿上。

大地初秋

◆人间拾穗 ◆杨 力

太阳偏西，我们坐在门槛上剥豆子。祖母的手粗糙如树皮，剥豆子却灵巧。“立秋十八天，寸草结籽”，她念叨着农谚，我在心里接上，“自古逢秋悲寂寥”。两种语言，一个在泥土里，一个在书卷上，此刻在同一片夕阳下相遇。
晚霞铺开，炊烟一缕缕上升，渐渐融进暮色。晚饭后我独坐院中，蟋蟀开始试嗓子，梧桐叶窸窸窣窣，不知在告别夏天还是欢迎秋天。一颗流星划过，来不及许愿便消失在墨蓝的天幕里。
夜深了，祖母已睡下。新晒的被子蓬松柔软，裹着我像一朵暖云。闭上眼，“金风细细，叶叶梧桐坠”“天阶夜色凉如水”……这些句子不是在背诵，而是成了我的呼吸。
这就是大地的初秋，它不在节气上写着，而在清晨的风里，在祖母的叮嘱里，在板栗落地的轻响里，在晒被子的阳光味道里，在那些被晾晒过的心事里。它静悄悄地来，带着唐诗的韵脚与乡音的平仄，把日子过成了诗，把诗过成了日子。

大地初秋

◆人间拾穗 ◆杨 力

到了秋天，寸寸光阴都是好的，总担心它走得太快了，恨不得伸出双手去拦一把。美好的物事，令人珍惜，好比眼前的餐桌上摆着一碟青扑扑的大豆，粒粒饱满，颗颗如翠。终于还是下了筷子，一粒一粒地丢进嘴里，细嚼慢咽，竟然于不知不觉间就吃完了，回过神时，唯有怅惘——再美好的物事，终究敌不过时间的消磨，忽地就没有了，让人空自怀念，久久不能释怀。
好在，今秋还在继续，我们一日一日地流连在这样美好的时光里，当是快乐的吧，虽然这样的快乐很简单，简单到有些平淡。
夜晚浸泡在雨声里，更显出一种柔和端丽的美，所有的嘈杂与喧嚣都被雨声一一过滤掉。我喜欢一切来自大自然的声音，包括雨，包括风，包括鸟叫和虫鸣。枕着雨声入眠，于我是一件幸福的事。蝉们已经钻进地下厚厚的土层里，秋虫的呢喃一波一波地涌过来，直把人送入夜的深处，及至沉入无边无际的梦境里。
早晨醒来的时候，推开窗子看向楼下，水泥地面以及花坛里的泥土都有些微微的潮湿，仿佛被泼上了一层若有若无的墨，呈现出清浅的灰色。浅灰的色调是好看耐看的，端庄，大气，还有那么一些雅气。
石榴的气质与金秋最登对，外表的富丽好看自不用多说，剥开了外壳，内里的光华灿烂与厚重感，更是令人眼前豁然明亮乃至震撼感动。一粒一粒的籽实，红宝石般的莹润剔透，整个地捧在手里，汁液是顺着舌尖四下淌开的。那感觉是涂在略微潮湿的丝绵上的胭脂，于瞬间传递向每一丝脉络，我们的喉咙到身体的每一粒细胞都张开了，无声地享受着甘甜如蜜汁液的滋养。
板栗是秋的代表作之一。它是一个没皮的物件，也不用打理伺候，自顾自地于树上结得郁郁累累。到了中秋时节，男人们从树上大篮大篮地采回家，往堂间的地上一倒，剩下的事儿便全是女人的了。剥板栗是粗活也是细活，那得有耐心，手上套一副早就准备好的如同鞋底般厚的布制手套，左手抓一颗栗子，右手持一把剪刀，一剪刀下去，刺猬似的硬壳应声裂开，里面多数躺着三只，也有一只的，如同睡在摇篮里的宝贝般安稳，让人把它们剔出来时都不由自主地轻了手脚，生怕惊醒了它们的好梦。
地里的棉花已经白如云朵，得赶紧把它们大筐大筐地搬回家了。那壳是深褐色的，每一颗都张着大大的嘴巴，棉花就一片一片地从张开的嘴巴里被掏出来，抠出棉籽，雪一样的白絮被装进大篮大筐里，白日，摊在簸箕里拿出来晒上一两个日头，再被送到棉花匠张弛有度的竹弓下。年复一年，我们就被这样松软如云的棉絮包裹着，温暖地度过那些无人侵扰的寒夜。
世上集美之大成者，终是草木。哪怕是一片枯黄了的、从树上飘落下来的叶子，竟也是那样仪态万千，不容亵渎，让人凝神注视时生出仰望之心。
路上，梧桐的叶子多数已经泛出黄色的光芒，那黄色是有梯度的，衬得起秋的历练和沧桑。每一株梧桐都是那样的挺拔有风仪。该怎样来形容呢？玉树临风，这个词真的是再好不过了。风度翩翩，秀美多姿，美男子似的。那样的景况，当是一个身着长袍的古代男人，譬如嵇康，譬如孔明，那种不俗的风仪绝不仅仅是外形上的，得由骨子里渗透出来。单纯的美貌于男人，本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，须得有内在横溢的才华外加上乘的品性打底，方可配得起“玉树临风”这个词。
一直以来，春天是女性的，秋天是男性的。
秋的气质与人一样，亦是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修炼而成的。经历了春的绚烂以及夏的浮躁，渐渐地沉静下去，老练了，成熟了，再不屑与世上诸般物事争什么，只管勤勤恳恳地行动，然后拿出丰硕的成果回报尘世。
宁静凉爽的秋日，在路上，在水畔，在屋里，在灯下，可以看身边的风景，也可以遥望远方；可以低头阅读，也可以掩卷遐想……
这样的好时光，千万别辜负了——寸寸秋光寸寸金呀。

大地初秋

◆人间拾穗 ◆杨 力

云是初秋最清简的注脚。初秋，本是寂寥的。草木渐黄，蝉声渐歇，连风都带着格外清醒的凉意。然而，正因为有了这朵云，秋意便不再只是凋零。它是一抹纯色，一丝轻盈，有一种不期而遇的温度。它让高远的天空有了装衬，让空旷的原野有了生气，也让万千注视它的人，在秋凉中泛起一丝季节沧桑的慰藉。
这朵云是自由的。它不属于任何一个地方的天空，山峦留不住它，江河吸引不了它，只有风还能牵着它而动。这朵云时而孤舟独泛，时而轻纱漫卷，在天空这块无边的舞台上任平生。一缕风吹过来，这朵云就散开去，丝丝缕缕的云线，一轻再轻。风停了下来，这朵云又悄然聚拢，恢复它原来的形状。这云的姿态变化，绝不刻意，也不勉强，云卷云舒只是它在呼吸。看着这朵云，我想，人若能如这云一般，不执于形，不困于情，随境而换，活得也就从容自在了。
其实，古人对云也心生一番遐想。李白看它是“孤云独去闲”，王维看它是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”，苏轼看它是“云散月明谁点缀，天容海色本澄清”。在诗人眼里，云从来不只是水汽凝结的缥缈，它是隐逸的象征，是超脱

大地初秋

◆人间拾穗 ◆杨 力

的化身，是心灵自由的投影。云的淡泊与旷达是人生最好的借鉴。
天边的这朵云，让我想了很多很多。当我在苦闷的时候，这朵云散了，它化在了无垠的天空里，而不知多少时间之后，它又会凝聚成另一朵云，在另一片天空悠悠，恬淡而舒意。
那朵云散失在我的目光之外，只好收回视线，沿着街道走下去。不知不觉间，暮色渐起。而夕阳就在西边的天际上垂垂将落。此时，它旁边的云积聚着不少，大片的云拥着落日，玫瑰色的彩衣披在身上。这一大片的云是为落日而来，度暮色也度它自己。柔和且温暖，这些云正将秋暮的清冷捂热，把余温投向人间。而当夜色漫上来时，这云终将散去，融入苍茫的暮色里。或许，它们会化作丝丝细雨，在这个秋夜滋润这方土地。
我知道，每一片云都不是闲散的，它们都有使命在身，为了这个世界聚散往复，正如世人的生死轮回，为人间延续生生不息的繁衍。
秋时的云，来来又去去。它的来来去去，总会让我心生感念，它自带的宁静与旷达，常常栖在我的心里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云来了又走，时光也随着云来云往，老了一年又一年。

大地初秋

◆人间拾穗 ◆杨 力

秋光正好时，天是洗过的蓝。不似春日的浅碧，也不像夏日的浓青，而是一种近乎透明的、带着凉意的缥蓝。它高远得很深邃，无边无沿的，看不到这天的尽头。它纯净得无一物，仿佛一伸手，就能触到那无垠的穹顶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发现在这片澄澈的天边，浮过来一朵云。
它白得很纯粹，边缘被秋阳镀上一层极淡的金晕，像宣纸上晕开的水墨，又似新弹的棉絮，蓬松而柔软。它不翻滚奔涌，也不低垂压抑，只静静地观望，略一停留，便迈开步子、缓缓地浮动。那姿态，从容得近乎钝感。在它面前，世间万物都慢了下来，唯有它，抛开时间的阻隔，不受约束，悠然踱步。
我目视着这朵云，忽然觉得，这

大地初秋

◆人间拾穗 ◆杨 力

秋绪闲札 ◆陈 裕

秋绪闲札 ◆陈 裕

大地初秋

◆人间拾穗 ◆杨 力

时序漫记 ◆汪东福

时序漫记 ◆汪东福

大地初秋

◆人间拾穗 ◆杨 力

秋天的样子

大地初秋

◆人间拾穗 ◆杨 力

“远上寒山石径斜，白云生处有人家。停车坐爱枫林晚，霜叶红于二月花。”我一边读着唐代诗人杜牧的《山行》，一边走进深秋。
山村的秋季特别凉爽，不像城市，到处是烦闷，到处是燥热，这里的风是凉丝丝的，让人通透无比、浑身舒坦。今年夏秋，天气反常，持续高温少雨，让我这个在农村待惯了的人觉得整天像生活在蒸笼里一般难受。而到了乡村，完全是另一番景致，我爬上屋后的山冈，放眼望去，层林尽染，峰峦叠翠。远处的枫树红了一片，似一团火，又像一片彩云；近处的银杏黄了一树，张张杏叶像一把把扇子，轻拂着天空。桂花的清香萦绕在鼻尖，沁人心脾。她从唐诗中走来，从李清照的《鹧鸪天·桂花》词中走来，低调、优雅地落在我的庭院、我的窗前。她不与群芳争艳，默

大地初秋

◆人间拾穗 ◆杨 力

默默地盛开，淡淡地来，随性地去，不惊不扰。红的，黄的，绿的，组成了山村独有的画卷，让每一个归来的游子深深地陶醉其中、流连忘返。
唐代诗人李绅在《悯农》中写道：“春种一粒粟，秋收万颗子。”稻田，这牵扯着每一位庄稼人的家园，此时满地金黄。我徜徉在田野上，这里曾经留下过我童年与少年的足迹，仿佛割稻、插秧的情景还在昨天，还在眼前。转眼间，时过境迁。
我蹲下身子，与稻穗倾心交谈，谷子的饱满诉说着耕耘的辛劳和甜美。这一片金黄，我是那么熟悉，它深深刻在我的心坎上，融于我的血液中。我的皮肤永远是稻田的颜色，我的乡音从来没有改变。我就是这田野中的一株稻子，从发芽、拔节、孕穗、扬花到成熟，每个时节都迸发出成长的声音。这一片田野，无数次出现在我的梦中，它

大地初秋

◆人间拾穗 ◆杨 力

哺育了我，唤醒了我，给我滋养和力量，让我从山村一直走到城市。
门前的小河，还是当年那个模样。不一样的，是河堤已经重新修筑，河道更加宽阔，依旧清澈，依旧潺潺而流。掬一捧河水，甘冽凉爽，直达心底。草坪和芦苇，曾经是我们的乐园。儿时的傍晚，一群小伙伴在河里洗澡、捉鱼，在芦苇丛中捉蜻蜓，在草坪上打滚、做游戏，玩得天昏地暗。河水给了我们快乐，也洗去了我们满身的尘埃。我相信，每一个农村的孩子，心中都有一条河流。金秋时节，溪水再也没有那种放荡不羁的性格，再也不见那气势汹汹的样子，而变得温柔、纤细，似一位害羞的少女。鹅卵石裸露于水面，与清风交谈。一丛丛菖蒲倚靠着河岸，绿得碧眼，绿得纯粹，不争不斗，素雅天然，飘逸清香，在天地间默默地生长。
打开老屋的大门，就可以看见河

大地初秋

◆人间拾穗 ◆杨 力

流。河边的那棵古樟树已经十分苍老。儿时的我们，经常爬上去掏鸟窝、钓鱼，有时也从樟树上跳入水潭，扎猛子，比谁潜得久。
挨着樟树的山峰怪石嶙峋，半山腰有一石洞。我们想一探究竟，大人们便编了一个恐怖的故事，说洞里住着一一条白蛇精，经常在月圆之夜出来闲逛，吓得我们平时都不敢靠近。几年前，村里在清理河道时，发现整座山都是漂亮的观赏石，据说价值连城。此时，满山的野山植已经成熟，一颗颗像玛瑙，又似喜庆的灯笼，在绿叶的衬托下煞是好看。
诗人木心说：“从前的日色变得慢，车、马、邮件都慢，一生只够爱一个人。”一夜凉雨过后，秋天的景色更深更美。我只希望这美好的金秋走得慢些，再慢些——我还没有欣赏够，也还没有品味够。

大地初秋

◆人间拾穗 ◆杨 力

「义乌商报·绣湖副刊」
稿件征集
0579-85381008